本报记者采访高崇（右）。

黄韬一直关注《群山回唱》主题策划。

潜心寻证 深情讲述

只为让后人知道，是谁用生命换来了今天

本报记者 田 勇 文/并摄

《群山回唱》主题策划推出以来，项目组在东北各地寻访抗联遗址遗迹，每到一处总会遇见潜心守护东北抗联记忆的基层研究者。回顾采访过程，许多场景令人印象深刻：在北京，萨苏讲到东北抗联的战斗时，提到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；在白山，刘贤讲到杨靖宇的牺牲经过，眼眶总会湿润；在本溪，已经两鬓斑白的高崇，说到新发现的抗联遗址高兴得像个孩子；在哈尔滨，年逾七旬的刘颖为收集创作素材四处奔波，不放过任何细微线索……

他们的故事，正是众多守护东北抗联记忆的普通学人的缩影；他们的讲述，也为“我和抗联”主题征集活动提供了珍贵素材。

在东北各地，许多基层研究者潜心挖掘抗联历史。

致力歌颂女战士

刘颖

利落的短发，黑框眼镜，说话轻声细语——这是刘颖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。

“我母亲生于辽宁省西丰县，能听到温暖的乡音，真亲切！”在抗联老战士李敏故居，刘颖热情招呼着记者，瞬间拉近了彼此距离。

刘颖是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也是东北抗联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，创作了《忠诚》《伪满女囚》《东北抗联女兵》等作品。刘颖的母亲李桂兰，1932年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参加抗日工作，1936年担任东北抗联第六军被服厂政治主任。1938年在日军突袭中，李桂兰为掩护战友不幸被日军抓获，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受尽酷刑依然坚持抗争。

刘颖自小喜爱文学，小学读到小说《红岩》时，书中的英雄故事和战斗情节让她激动不已，但是她却从没想到自己的母亲也是江姐那样的革命者。

2007年，母亲李桂兰离世。同年，刘颖整理出版纪实文学《我的母亲李桂兰》。2008年，她住进李敏家中，着手撰写李敏回忆录《风雪征程》。该书出版后反响热烈，荣获黑龙江省文艺特别奖。

在李敏家居住期间，刘颖不仅聆听了老战士的事迹，更发现了许多像李敏和母亲一样的女兵。她们“未惜头颅新故国，甘将热血沃中华”，留下了许多悲壮故事。“那时我的人生目标清晰而坚定：拿起笔，记录东北抗联，尤其要歌颂那些抗联女战士。”刘颖说。为此，刘颖开始撰写《东北抗联女兵》一书，其中，为了把赵一曼的故事讲述得鲜活，她专程到四川、北京和黑龙江等地采访。历时五年，《东北抗联女兵》成功出版。这部作品全景式描绘了奋战在东北抗日战场的女兵群像，书写了一部别样风采的东北抗战史。

今年，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，刘颖正着手采写更多的“抗战女兵”。“这段历史值得铭记，”刘颖说，“不能留给下一代去整理，那将更加艰难。”

组建研究小组

高崇

“讲桓仁的抗战历史，尤其是东北抗联的故事，三天三夜也讲不完！”高崇，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文联原主席，也是桓仁红色文化挖掘研究小组成员。“桓仁是一片红色热土，是东北抗联第一军主要根据地，杨靖宇、宋铁岩等将领都曾在此浴血奋战。”高崇的话语中充满自豪。

高崇对东北抗联的深情，源于儿时的耳濡目染。少年时，他在西关抗联烈士纪念塔下，听一位名叫刘兴文的民警讲述东北抗联与桓仁的故事。那些历史细节深深感染了他，刘兴文的神态、动作、语气至今历历在目。正是在刘兴文潜移默化的影响下，高崇走上了研究东北抗联的道路。

数十年来笔耕不辍，高崇已出版《远去的歌》《血与火的岁月》等15部著作，发表宣传抗联的文章累计超过500万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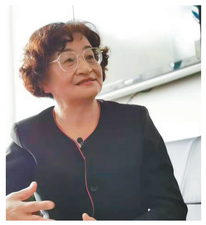
2012年，高崇退休了。为讲好东北抗联和桓仁的红色历史故事，他与王俊辉、孙晓宣、邢燕来成立桓仁红色文化挖掘研究小组，自发研究东北抗联文化。渴了，到老乡家讨碗水；饿了，吃口玉米面饼子……桓仁崎岖的山路，泥泞的沼泽，都留下他们的身影。高崇说，经多年努力，小组累计挖掘出47处红色文化遗址，其中大南沟抗日救国捐助会旧址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。

在挖掘历史的同时，高崇的身影也活跃在机关、厂矿、学校和乡村。他带去百余场有关抗联历史的讲座，向干部、工人、学生、农民深情讲述那段烽火岁月。

“每次讲桓仁抗战史，都像要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门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扇门对桓仁有多重。”高崇感慨道。他曾采访见证抗战的百岁老人顾良志，老人讲述西江惨案时，边讲边泪流不止……至今，高崇已收集整理百余篇抗联故事，《戰鬱苏过年》等均为新近研究发现的重要史实。部分故事已融入他创作的红色舞台剧《红色的土地》。

在桓仁当地的大力推动下，如今这里的学生都能讲述抗联故事，很多孩子都会唱《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》。

“我将继续讲好东北抗联历史，”高崇坚定地说，“让年轻一代聆听、了解那段岁月，把抗联精神的火炬永远传递下去！”



追寻杨靖宇的故事

刘贤

“他原本学习染织，有着纯朴的愿望，想让母亲穿上花衣服……”刘贤，曾在白山市靖宇县史志办工作，她口中的“他”正是民族英雄杨靖宇。

“许多抗联老战士告诉我，杨靖宇将军本可以不死……”年逾古稀的刘贤出生于靖宇县——杨靖宇将军的牺牲地。从读小学开始，杨靖宇的故事就吸引着她。刘贤回忆，靖宇县实验小学有个好传统：入学第一课是参观杨靖宇将军纪念馆；音乐课学的第一首歌是《松花江水流不停》。讲抗联故事、唱抗联歌曲，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。

“那时我就想，那么多人崇敬杨靖宇，他究竟是怎样的人？”这个疑问，一直伴随着刘贤的成长。

1982年进入史志部门工作后，刘贤踏上了寻找答案的征程。20世纪80年代，她不畏严寒酷暑，南下北上，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，先后采访了300多位东北抗联老战士。凭借严谨的治学态度，她写下《杨靖宇牺牲前行战路纪图》。

为纪念杨靖宇将军的丰功伟绩，刘贤倾注心血，撰写了《抗联一路军在蒙江》《长白山抗联斗争史》《抗日名将杨靖宇》《长白山抗联故事（上下）》《抗联歌曲研究》等著作。

“或许没有哪句话能完全概括杨靖宇将军的一生，但我看到了一个更鲜活的将军。”刘贤说。在她笔下，杨靖宇不仅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领，更是一个热爱读书看报、会吹口琴的“文化人”。

杨靖宇最后两名警卫员牺牲时，身上带着口琴；将军牺牲后，遗物中也有一支口琴。刘贤指出，这打破了人们对东北抗联的某些误读——这是一支充满文化气息的队伍。杨靖宇曾要求连以上干部做到“四会”：会唠嗑、会吹口琴、会讲故事、会拉歌。当年，“杨靖宇的口琴，曹亚范的箫，还有好看的刘大刀”并称为抗联第一路军的“三大金牌节目”。

如今，刘贤正全力整理《采访老抗联（上下）》书稿，将当年珍贵的采访记录汇集成册。“我要把这些历史记录下来，”刘贤坚定地说，“让东北抗联精神，像那密营中的歌声一样，永远传承下去！”

让英雄形象更丰满

黄韬

抚顺清原满族自治县大苏河乡南天门村的活动中心里，一位老人正向村民深情讲述。他以一封抗联密信为引子，将抗联将领“金山好”的英勇事迹娓娓道来。

老人名叫黄韬，78岁，是抚顺党史专家库成员、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。“让英雄挂像‘活’起来，让英雄形象更丰满——这是我研究东北抗联的座右铭。”黄韬说道。

生于丹东凤城的黄韬，儿时常听爷爷哼唱抗日歌曲，讲述邓铁梅奇袭凤凰城的故事。在清原工作期间，当地深厚的抗联文化吸引了他，他开始系统性研究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三师。“清原山高林密，是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三师的重要根据地，也是王仁斋师长与战友牺牲的地方。”他解释道。

这些年，黄韬的生活几乎被研究填满：放弃休息日和社会活动，自费购买近千册图书，在抚顺市图书馆查续查阅资料半年之久；为实地探访，三伏天深入密林寻找抗联密营，汗水浸透衣衫……凭着持之以恒的努力，黄韬相继撰写发表了《震惊东边道的七道河伏击战》《“杨靖宇给金山好的一封信”初考与浅析》等数十篇学术论文。

今年年初，吉林省档案馆公布一封杨靖宇信件译文，结尾一句“第三师副同令及其他全体同志收”立刻引起黄韬注意——这位副司令“金山好”，正是他近年潜心研究的对象。“杨靖宇、王仁斋……这些英雄广为人知，但‘金山好’却鲜为人知。”黄韬说。

为完整呈现这段历史，黄韬立即行动，查阅大量文献史料。他依据线索来到南天门村西哈塘沟组，寻访到“金山好”故居及其后人，获得了书写英雄事迹的第一手珍贵素材。

今年，黄韬执笔的《周建华传》《王仁斋传》已列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下半年出版计划。“目前，我正在着手创作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三师参谋长、抗日英烈杨俊恒的传记，”黄韬表示，“要让民族英雄更多鲜为人知的事迹传扬开来！”

一辈子研究赵尚志

雷凤祥

“木炮打哀州、智取五常堡、鏖战三岔河……赵尚志将军的英雄事迹可以说是数不胜数。”

雷凤祥，原朝阳市史志办公室副主任，他是为数不多系统性研究赵尚志的抗联史专家。雷凤祥说：“赵尚志的一生，是在烽火中淬炼的钢铁传奇，他的事迹深深感染着包括我在内的中华儿女。”

雷凤祥是地道的朝阳人，从小听赵尚志的故事长大，那时就被故事里的英雄壮举深深折服。在尚志乡任职党委书记时，雷凤祥常到赵尚志故居跟村民拉家常，听他们讲赵尚志的故事。让雷凤祥记忆犹新的是，一位那时已至耄耋之年的老人，说到赵尚志让日本人杀害时报得直咬牙。

“为革命两次入狱，一只眼睛负伤失明，几根肋骨甚至没肉……是怎样一个人，才能坚持下去？”这是赵尚志头骨回家当天，雷凤祥心里的想法。

为客观、翔实地记录赵尚志，雷凤祥不但查阅大量有关史料文献，还沿着赵尚志的足迹走遍黑龙江各地。2019年6月，雷凤祥主持“赵尚志军事理论研究”课题项目，列入2019年度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宣传专项引导资金重点项目，并主持编写《赵尚志文章选编》《魂归故里——深切踏研不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》等8部专著。

“赵尚志将军战功卓著，是威震中外的抗日将领，但他也有鲜为人知的一面。”雷凤祥说，赵尚志打得敌人魂飞魄散，离不开他在隐蔽战线特别是情报战场的精心部署。

原来，根据雷凤祥的研究考证，赵尚志之所以能够把情报工作做得出色，是因为在共青团满洲省委工作期间前往上海接受过专业培训。与此同时，赵尚志高度重视情报工作，在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编制计划草案》里明确指出：从团、师到军均设有专门的侦探部门。其中，团设立“侦探班”，师和军两级设立“特务队”“侦探队”。

“目前，由我主持的课题成果《赵尚志军事文集》和《赵尚志军事理论与实践》，已经列入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计划。接下来，我将继续深入研究赵尚志，让赵尚志将军的英勇事迹永远流传下去。”雷凤祥说。

身为『靖宇人』的担当

王德金

说话干脆利落，脚下仿佛带风，这是王德金给记者留下的深刻印象。

“靖宇县，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城市。”作为土生土长的“靖宇人”、一名研究东北抗日联军的学者，王德金说：“我有责任和义务把东北抗联精神宣传好。”

王德金是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东北抗联研究会的副秘书长，也是当地不少村民口中那位“能说会道的宣讲员”。多年来，他已为当地乡村、学校志愿宣讲东北抗联精神近千场。作为系统性研究杨靖宇的学者，王德金还撰写发表了《杨靖宇将军的保密智慧》《城墙砬子会址辨析》《杨靖宇将军震古烁今的伟大历史贡献》等数十篇学术论文。

“每个‘靖宇人’都有深厚的英雄情怀，我自然也不例外。”王德金说。

王德金从小就崇拜杨靖宇。每次在小人书上看到他高大的形象，就情不自禁拿起玩具手枪嘴着也要去扫荡。工作伊始，他在当地文化部门负责征集东北抗联时期文物。有一次，听说村里发现一副老弓鐙，就兴高采烈地住老乡家里跑。结果到老乡家才发现，因维护不当马鐙已彻底锈烂，失去了收藏和在纪念馆展陈的价值。那时王德金深深意识到，捡救和发掘东北抗联历史，已成为他和“靖宇人”追在屁股的任务。

“老乡们啊，杨靖宇牺牲时，才只有35岁啊！1940年2月23日，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日子，这位河南老乡是为了咱们才牺牲的！”这是王德金在田间地头宣讲时，既“接地气”又“提热气”的开场白。

王德金还有个小习惯：每次沿着杨靖宇的足迹重走抗联路，都会收集当地的土壤，并用记号笔在瓶身上记录其地理坐标。一次，他到河南省确山县——杨靖宇的老家作宣讲，就把来自靖宇县的泥土作为礼物送给河南乡亲。当时很多人在录制节目时摇晃瓶下了眼泪。

“志愿宣讲过程中，这样感人的事例还有很多，这也是我坚持不懈的重要原因。接下来，我会把靖宇县的泥土送给更多人，让更多人了解靖宇县、了解杨靖宇、了解东北抗联。”王德金说。

宣传『十三忠烈』

王平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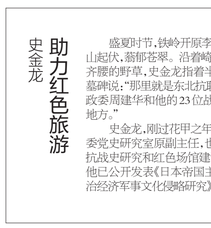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们都是共产党员，都是抗日先驱，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献出了宝贵生命。”王平鲁，抚顺市社科院原副院长、辽宁省中共党史专家库成员。他介绍道：“东北抗联长期在抚顺活动，许多年轻的生命定格在这片红色沃土，‘煤都十三忠烈’就是其中的代表。”

抚顺别称“煤都”，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，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的重要目标。也正是从那时起，抚顺人民展开了不屈的抗争，留下了众多英雄故事和红色遗址遗迹。为研究这段艰苦卓绝的历史，王平鲁的足迹遍布抚顺各地，身影穿梭于深山密林、河流沼泽之间。

“研究东北抗联历史，起初源于个人兴趣，后期则更多是被一些人和事感动。”王平鲁说道。谈及杨靖宇这位抗日民族英雄，王平鲁总有说不完的话。杨靖宇曾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派，到抚顺担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。“提到中共抚顺特支，就不能不提‘煤都十三忠烈’——这群为民族解放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。”王平鲁说，他们是：张佐汉、纪儲林、张贵恒、王绍纯、周期仲、许士傳、佟保功、李壮猷、丁宝珩、朱成业、肖启亮、石翔振、佟书庵。

为呈现他们的英雄事迹，王平鲁不仅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，还寻访了当年的知情者和烈士后代。1936年初，杨靖宇派张佐汉到抚顺工作，张佐汉随后发展了周期仲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们利用各种身份，宣传全国抗战形势和党的主张，动员民众加入抗战队伍。然而仅一年左右，在日军的疯狂搜捕下，张佐汉等人接连被捕入狱。面对酷刑，他们无所畏惧、视死如归，尽力独自承担责任以保护同志和群众，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。“他们高唱着《国际歌》和《红旗歌》，在沈阳小河沿附近壮烈牺牲。”王平鲁沉痛地说。

王平鲁表示，他经常觉羞到各地宣讲东北抗联历史，而“煤都十三忠烈”的故事是每次讲座必讲的内容。今年清明节期间，他还与13位烈士中佟保功烈士的后代见了面——他们传看以大同旺来抚顺祭奠先辈。王平鲁强调，烈士们更多的事迹，还有待深入发掘。



助力红色旅游

史金龙

盛夏时节，铁岭开原李家台砬子山，群山起伏，翡翠苍翠。沿着崎岖的山路，拨开齐腰的野草，史金龙指着半山腰处的一座墓碑说：“那里就是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三师政委周建华和他的23位战友最后安息的地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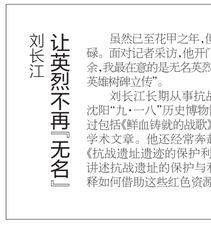
史金龙，刚过花甲之年，是中共铁岭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，也是一位致力于抗战史研究和红色场馆建设的党史专家。他已公开发表《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研究》《东北抗联西征史研究》等编研成果数百万字。史金龙介绍，在14年抗战期间，这里正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师的主要活动区域。抗联第一军军长杨靖宇曾亲临西丰城子山，领导指挥第三师开辟了以城子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。

“在研究党史的过程中，我萌生了一个想法：打造一条‘杨靖宇东北抗联路’”，史金龙进一步阐述，“这既能直观展现东北抗联的历史，也能助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。只有让观众亲临这些红色遗址遗迹，才能铭记东北抗联的丰功伟绩”。

目前，史金龙正带领团队循着东北抗联在辽北的战斗足迹，踏访铁岭市、开原市和西丰县等地的抗联遗址遗迹。他提出了《打造杨靖宇东北抗联路（辽宁段）》的省政协提案，并因地制宜筹建纪念场馆。通过“布点连线”，团队已初步构建完成了铁岭段的东北抗联路，服务于省内外的党史党建教育和红色旅游活动。

近年来，他致力于书写抗联故事，但这项工作难度极大。“抗联老战士都已不在人世，当年的知情者也年事已高，只能靠不断积累和摸索来整理创作素材。”史金龙说。

“现在，我们正全力推动几项重点工程，包括辽宁山大捷遗址、周建华烈士群墓园、抗联名将周建华史实陈列馆建设，还有拍摄一部抗日斗争的专题片。”史金龙说，“这些项目将支撑起开原辽宁山红色景区建设，进一步丰富铁岭段东北抗联路的内涵，吸引更多人走进铁岭，了解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三师的英勇历史。”



让英烈不再『无名』

刘长江

虽然已至花甲之年，但刘长江异常忙碌。面对记者采访，他开门见山：“工作之余，我最在意的是无名英烈，要为这些无名英雄树碑立传”。

刘长江长期从事抗战史研究，曾任沈阳“九·一八”历史博物馆副馆长，发表过包括《鲜血铸就的战歌》在内的40余篇学术文章。他还经常奔赴辽宁各地，以《抗战遗址遗迹的保护利用》为题，系统讲述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之道，并阐释如何借助这些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事业发展。

“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上，东北抗联是一支特殊的武装力量。他们在孤悬敌后的险境中，孤军奋战长达14年。”刘长江说道。

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，有这样一群人：他们的名字被风雪掩埋，没有勋章，没有墓碑，甚至未能留下一个名字。正是这些沉默的脊梁，用生命铺就了一条星河，滋养着白山黑水间绵延不绝的抗日烽火。

他们，就是无名烈士。

为了寻找这些无名英雄，为了让他们不再“无名”，刘长江几乎踏遍了辽宁的山山水水：在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的老秃顶子山，他走进桓仁抗联烈士陵园，聆听当地村民讲述韩震等18位烈士的抗战传奇；在沈阳石佛寺辽河渡口，他重走当年王仁斋率军西征的抗联路……刘长江追忆道，当时已经进入冬季，但偏偏辽河水却没有完全封冻，加上日伪军的围追堵截，400余人的队伍最终只有不到160人返回根据地。

“当前各地都非常重视东北抗联历史的宣传，积极保护遗址遗迹、修建纪念设施，努力让有名和无名的抗联英烈都能‘回家’。”刘长江说。

“很多烈士的信息极其有限，有的仅存于零星的口口相传。这正是我们接下来工作的重点。”刘长江在采访结束时强调，“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让后人能够清晰地看见，究竟是谁，用青春和生命换来了今天。”

最想走遍密营

萨苏

“拿到那叠老照片时，我的手都有些抖，随即萌生了写一本书的念头。”萨苏，作家、军史专家。他口中的那本书，正是后来颇为著名的《最漫长的抵抗》。

萨苏是北京人，从小就对历史充满兴趣，这份热爱，源自长辈讲述的抗战故事。“为什么条件那么艰苦，他们还能坚持到底？这是我小时候的疑问，也是我研究的起点。”萨苏说。

工作后，一次机缘巧合，萨苏从日本购得一批老照片。照片共有800多张，其中部分与东北抗联有关，拍摄于1937年后，主要记录了1938年前日军在中国东北汤河、依兰、萝北等地的作战活动。拍摄者是侵华日军军人。其中一张照片深深震撼了萨苏：一名牺牲的东北抗联战士依然保持着射击的姿势，一双眼睛仿佛在死死地盯着敌人……

萨苏结合历史资料、照片画面以及对多位抗联老战士的采访，完成了《最漫长的抵抗》一书。萨苏说，东北抗联中很多人来自著名高校，有的部队还拥有统一的军装、军旗和国际电台，这些在书中都一一作了说明。

萨苏已出版近百本书籍，很多内容涉及东北抗联。近几年，他常深入东北做田野调查，探访那些曾是抗联战士生命堡垒的密营。每一处密营，都藏着不屈抗争的故事。

密营之“秘”，若非抗联战士，敌人极难发现。在踏访密营时，萨苏听到这样一个故事：一名日本军官搜山时，骑马向上坡冲锋。随着一声枪响，他的马应声倒地，随行的日军也不敢再前进。子弹正是从密营中射出的——敌人在坡顶都未能发现下方的密营。萨苏收集了许多这样的故事，例如一张老照片显示，伊春的一处密营木刻楞房上，竟然装着玻璃窗。

“今年的工作安排非常紧凑，除了有几本书已列入出版计划，还要参与多档电视节目的录制。但我还是想在这个节点抽空再去东北，再去踏访密营。”萨苏在结束采访时说道。

扫码观看《她们的选择》

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制